

珠穆朗玛峰顶的雪(外一首)

□ 陈小蘩(成都)

雪,飘落。从天而降的雪
飘洒在珠穆朗玛峰顶
落在冰川上的雪花,一刹那成为凝冰
漫天飘落的雪,层层雪花堆积
覆盖
冰壳包裹住山峰,亿年积雪
冰山在日出时闪亮
冷且尖硬,悬垂的冰凌透明、锋利
凌晨,在珠峰大本营,在梦中我感受到
锥心的冰凌,刺入心脏
苍茫长夜,我唯一能看见的
珠穆朗玛峰顶的雪
刺目的白

在这静默中

在这静默中,虚无的空间
生命悄无声息地掠过
一些经历,哀伤
和短促的幸福
一些白衣、灰衣天使
和不可知的事物
突入其来地缤纷
在无人时,在隐秘时
中断我的思绪

我无力起身驱赶这些神秘
轻盈的翅膀
它们始终高悬头顶
当我张开双臂试图模仿飞行时
我寻觅着你的目光,你赞许
如童年父亲鼓励的眼神
灵魂终将脱离引力和全部习俗
成为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儿
今后的日子里,飞,或许取代眼睛
进入目光所不能闯入的虚空
无边的黑暗袭来
我不会恐惧

白云苍狗(外一首)

□ 青岩(山西运城)

头顶虚无
期冀 大块的云朵
是母亲心说的棉垛
我 不能透露她的心事
如 秋后连阴天那些腐烂的棉桃

喜欢坐上石碾子说起他的庄稼
麦子,比我熟悉他的影子
那佝偻的生活居然他不离不弃

终生疾苦的父母守着漏雨的老屋
总有一些暗疾 不停 拍响环
院里的狗狂叫 如风
我不敢回家,怕它忘了我的童年

谢幕

把牛赶进圈里。
炊烟,开始笼罩村庄……

柏油路代替了乡间小道。
庄上的小学,倒塌了几间教室。

一群四散的麻雀是童年的伙伴。
此时,独居斗室。抽烟。

辗转反侧,夜
梦,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的童年!

立秋。落叶……
一支呜咽的哨响
哭疼,落日。

采气的人飘起来

□ 张义先(成都)

终于感觉到了进入 彻底的 更深的
荡漾 通透的夏天 清爽和燥热
雨一直没有下 龟在脚边一动不动

可以肯定的是理想 采气的人 飘起来
中国2019 高调抖音 用一个很大的词
灵魂轻颤 安抚衰老和褶皱

此刻 车过动物园 想起熊猫
感觉它比我们周围的人都值钱
再往前是天龙大道 两边是菜花地

乌云聚集在天地 层层叠叠
神秘和虚无 不易觉察的移动
偶尔有蓝 很蓝的蓝 在云层深处若隐若现

初生的玉米和熟透的水蜜桃 香 乘着风
阵阵吹来 混合着腐朽的皂角和枯枝的味道
满地都是三叶草 粉色的花 午后绽放

现在睡个回笼觉是极好的 暗渡陈仓
乘古梅拉伦湖巨大的木头漂流^①
与死神擦肩而过《1Q84》^② 他们确实是高人
注:
①斯德哥尔摩
②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长篇小说

悦读

《庐山》和《题西林壁》简析

□ 刘道平(成都)

窃以为,山者,有诗则名。庐山亦然。自古骚人墨客,游历庐山,诗性冲动,佳制流芳。北宋东坡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最具代表性。

前人写庐山佳作叠出,后人超越实难。本来,诗人陶武先,亦当如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但他以自己独特的眼光看庐山,写出前人未道之语。其诗作《庐山》写道:“层峦叠翠雾萦峰,洞府丛林道不同。要识匡庐真面目,还须出人此山中。”措语通俗,质朴无华。第一句短短七字便描绘出一幅山水画,翠黛层次分明,岚烟缭绕奇峰。第二句洞府深隐,丛林密布,幽径相连,坎平相接,百转千迴,人之欲达,其道(路)不同。第三、四句巧妙化用东坡语。东坡将因果复句倒装,即“不识……只缘……”,而武先则用假设复句“要……还……”,新意便出。为诗,往往是,如果题同词异,意境维新。武先深得其法。更重要的是,诗贵言外之意。诗中令人玩味的是,“雾萦峰”亦世事朦胧;“道不同”即承载万事万物之“源”之“理”千差万别,告示为人处事要谨记“道法自然”“遵循规律”。“出入”乃诗眼(高昌语)。何也?出则可“旁观者清”,入则便释“当局者迷”。反复“出入”便可克服“片面、孤立和静止”地认识事物。作者曾是具有丰富经验的领



雾萦庐山(资料图)

导干部,更具理性的哲学思维,深谙看问题必须“全面和动态”,深谙“出入”之理。“从群众中来一到群众中去一再从群众中来”,“实践—总结一再实践”,“学习—思考一再学习”等

等“道法”,在他的思路和实践根深蒂固。也许受东坡之启发,触及了他的唯物认知和辩证思维,而喷发出可传之名句吧。既为名句,更是警示!

望帝故里觅蜀魂

□ 余勋禾(成都)

为复活一段远古历史,我们受邀南行到望帝故里云南昭通,既怀着神圣的责任感,又像祭祖归宗走亲戚一样,来完成这次追本溯源的神圣之旅。

车过四川宜宾市,横跨长江第一城不久,就进入云南省昭通地区的水富县了。这里山清水秀,灵气氤氲;山为乌蒙山区,水名横江之水,山顶常常飘逸着云气,有心出岫的她们,晃若仙女的裙裾,轻如纱,薄如玉。横江绿水如带,山环水绕,碧波不惊,清幽幽,冷冽冽,助人思路清晰。可喜的是一入云南,蜀地的炎热便已成过往,而滇国的凉意,纵然在秋季,也如沐春风一般惬意。

到云南昭通的山路或高或低,或弯或绕,总是旁着谷底的横江溯源而上。水的走向服从山脉的安排;山脉的态势,来自地壳运动;地壳的形成,又拜托近代板块漂移学说……中国古代道家哲人老子曾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人相信这个法,有人视而不见,而更多的人仿佛并不需要。

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吟唱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诗人认为蜀国首位先王蚕丛,曾经是这样遥远的存在,远及洪荒时代,未解钻木取火,还处于茹毛饮血的蛮荒。然而谁知道,比老子更加遥远的年代,新石器时代初始,昭通就从神话的舞台走入现实。这里古称朱提,处蜀国南陲,在天荒地老史诗般的朦胧阶段,这里便迎来文明的曙光。

我们还是根据扬雄的《蜀王本纪》,来还原那段历史吧。书中曾说:“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嫫随王化去。”按族属划分,三人都是羌族之后,生活方式为“居无常所,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以上文字脉络清晰,含量丰富,已勾勒出三位先王的代际与流变,是一份难得的参考材料。我们知道,蚕丛来自岷江河谷,这是被历史学家肯定的。《茅亭客话》卷九,也是这样介绍第一位蜀王蜀王:

“古蚕从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从所在

致市居,此之遗风也。”这句话里的“民无定居”,符合当时人们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模式。然而他们对服饰的需求,已不仅仅限于兽皮的御寒了。审美意识的苏醒,源于轻盈华美的丝织品,它们更受人们的青睐。那时蜀地气候温和,森林广布,三星堆发现大量象牙,即是有力的佐证。从文中看,蚕丛倡导百姓养蚕取丝,他走到哪里,都以传授养蚕技术为己任,并在当地形成蚕丝交易集市。孰料黄帝的夫人嫫祖,也是古蜀国人,她发明了纺织,前提应是蚕从取丝之艺的推广。可以说蚕丛和嫫祖二人,促进了中国服饰的多元,激起了“人想衣裳花想容”的浪漫追求,由此被后人推崇、怀念。

第二位蜀王柏灌,也是蚕丛的后裔,据说彭州海窝子古城为“瞿上”(另说双流县南十八里牧马山为“瞿上”),关于柏灌的生平,遗憾的是文字记载甚少。

第三位蜀王鱼凫带领他的族人,逐渐向东南进入川西平原以求发展,《蜀王本纪》说“王田猎于蒗山,便仙去,今庙祀于蒗。”这里的“蒗”即指彭州关口蒗江一带。那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仍以打猎捕猎为主。以后他的“仙去”,实为对他应享生活的愿景罢了。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1057年,鱼凫王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有了“商”的称呼,“蜀”也就可以名正言顺了。我们知道,一个族群愈是希望定居,就愈要有充足粮食作保障,因此那时的男女,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妇女们开始从采集野菜野稻为食品,进而培育种植,开始初涉农耕了。

让我们从《蜀王本纪》中继续寻找答案:“时蜀民稀少,后有一人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复出……”

这位杜宇是天降朱提的神人,完全是个异类,与前代从西北方入蜀的三王相比,他是掌握了更多农耕技术的先驱。这一优势应用于昭通这片水草丰茂、等待开垦、改沼泽为田垌的坝子,几年下来,就凸显出农业成就。杜宇先在这里称帝,后又试种水稻,皆获可喜成功。他将昭通看作农耕实验区,变游牧方式为稻作生

双城“穿越”

□ 饭宝(成都)

我很喜欢一部电影,2014年上映的《星际穿越》。我独自跑进电影院看了两遍,抛开科幻冒险的内容,我只觉得《星际穿越》实际上在讲一个父亲和女儿的故事。

父亲置身在时空错乱的太空中,争分夺秒地去完成任务,他只是想尽快回家,兑现对女儿的承诺。而女儿却用了毕生的时间寻找着父亲的踪迹。父亲在另一个时空里,想尽办法给予女儿指引。终于,在女儿弥留之际,父亲和女儿相见了。是怎样强大的力量,让父女俩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隔绝限制?

爱是一种力量,能让我们超越时空的维度来感知它的存在。这种爱,让我在那个黑暗狭小的空间里,几度落泪。我想到我和父亲也有着这样一段双城“穿越”的故事,并且这个事在我成长成熟的很多年里,依然在续写着。

我念大学找工作都在成都,七年前也彻底地在成都安了家。父亲则一直呆在重庆。读书那会,父亲来到我的大学只有两次,一次是开学的时候送我,另一次是大学要毕业了,来成都当面问我工作实习的情况。

成都和重庆是邻近的省市,自然交通便捷。读大学时,我就经常回去。有时候上午上课,下午和第二天没课,就立马买一张火车票

回到重庆,在家呆一会就又回成都了。我就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来回跑,没有经济压力,不担心没路费,因此来回“穿越”得乐不可支。如今我成家立业了,要忙工作,还要忙家务,于是父亲倒开始“穿越”起来。

父亲五十多岁了,事业也从一个顶点开始慢慢地往下走。我知道父亲退居二线的那种失落,但他却说:“空闲一点岂不是更好,有更多时间来成都。”想想也是,父亲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穿越”,周五下午买了动车票,周日又回重庆了。父亲经常来成都,一个月好几次,每次都给我提来大包小包的东西,有茶叶、香菇、土鸡蛋,甚至还会提20斤重的菜籽油。某一天,我去车站接父亲,看到他双手提着东西,还背了个包,走路的时候身体向前倾,背是弓着的,像一只大龙虾。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在想父亲是不是经常给我提太多东西就驼背了呢?他把我的家当成了最终的依靠。

四岁的时候,我就跟着父亲,和《星际穿越》里的墨菲一样,对父亲的那种依赖,不会言说,缺乏表达,只在离别时才深刻感受到的不舍。成年了,愈发感知父亲的不易。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要忙于事业,又要照顾家庭,并且还要承担一个母亲的角色,就像《星际穿越》的主人翁库伯,要照顾好两个孩子以及已故妻子的父

亲,要当好一个农场的农民,还要为了理想而前行。

但世上难有两全其美的事情,当库伯选择登上宇宙飞船,飞往未知太空拯救整个人类的时候,他也丢掉了同女儿一起成长的时光。于是,他只能对女儿做出承诺:我一定会回来的。

当我的父亲,为了到达事业顶峰而奋力爬行的时候,他也撒下了山脚下懵懂无知的我。而他那执着向上的行走轨迹,也只是为了给我创造一个更优越的生活环境。成年之前,我对父亲多有怨艾。然而,待到我离开有他的城市后,才发现我和父亲之间有一种时光流转也割舍不掉的情感,是爱,是信任,是理解。我尝试着走进父亲的世界,经常回去看看他,侧面了解这个中年男人的困惑。大多时候,什么也不用做,只是回去看看。

而我的父亲如今也会用他的方式来表达对我深沉的爱,常常出现在我的面前,渐渐地融进我的日常生活。父亲的爱如同地表下的世界,抬头看不见,低头似虚无,只有内心才能感知到那一份厚重的温存。我的父亲愈发像《背影》里的那个步履蹒跚的老头,我在想,这个老头在月台上爬上爬下,在车站进进出出,在城市间来回“穿越”,这一切,只是为了和他的女儿相见。

诗词路上一“白丁”

□ 许岚(眉山)

清河镇有福。因为一位叫“白丁”(本名罗闽)的诗人,就出生在这里。

我也有福。结识了这位差不多长我三十岁的忘年交大哥!

说他“白丁”,那是他心系脚下这片土地,情系这个时代,谦虚自嘲而已。

一位集书法、诗词、文赋、篆刻为一体的文艺家,一位在教育界享有盛誉的四川省林技校副校长,《中国林业教育》杂志编辑,岂能是“白丁”?

认识白丁大哥,起于一年半前,缘于诗兄王小渡。她说眉山有一位擅长古体诗的老诗人想见你。我心里愣了一下,对于古体诗和古体诗诗人,我一直是心怀敬畏的。尤其是我作为一位长期深受东坡文化熏陶,在东坡文化皇城根下学习和工作的现代诗歌书写者,更需要一颗敬畏之心的。

接到白丁大哥电话时,我在三苏祠做驻馆诗人。

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家里。健谈,善速记,通园林美学,爱摄影,喜篆刻,长书法,工诗词,却一点没有诸多老教师身上的“酸气”。一杯功夫茶,在他的手指间游弋,在我的舌尖打转,在时光的品味中芬芳。他,给我最初的印象:随和、风趣、厚实。

在宋家饭店,我们以酒佐诗。不会一功夫,各人面前三瓶郎歪就下肚去寻找诗歌情人了。我有些惊叹,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竟有如此的酒量,而且桩子很稳。其实,我很少与写古体诗的老诗人交往的,白丁大哥是第一个例外。

我是个不说真话就要命的人,所以在诗歌圈内不太受人待见,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坚守着对诗歌的真诚,对生命的真诚。作为忘年交的白丁大哥,和我居然是如此的相似,好像芸芸之中迟来的相遇、相知。

一来二往,我们见面的时间多了起来。品茗,品诗,品生活。虽然,他写古体诗,我写现代诗,但我们对诗歌的意趣是一致的,对诗歌的意象新奇、意境美的审美要求是一致的,对诗歌的热爱与痴迷程度也是一致的。

前不久,他说想将他的诗文整理、自印成一个集子,算是给人生一个念想。我说,好啊,还是找一家好的出版社出版吧,给诗歌一个交代,给生命一个寄托。

于是,白丁大哥嘱咐我给他的诗文集写一个序。我一直谨慎诚恐,迟迟不敢动笔。一是他年长我近30岁,应该亦师亦友才对;二是这部他几十年的心血,交给我这个诗词门外汉来作一个开篇导读,不能不说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挑战!所以,除了品读,还是品读!

其合集《麋鹿集》,并非他所说的“四不像”,其实是诗词赋与杂谈的一个融合,且每种体裁皆精彩,独具“白丁”特色。

不管是律诗、绝句、词、古风,还是赋,在注重传统音韵美、平仄美的基础上,他更注重一个“意”字。在此,谨举几例格律诗以赏析。

一是意境。境是纸墨,意是妙笔。让思想在一个奇特的心境、语境中,去吐露一个诗者对生命、生活的从容。如“奇文能使刘伶醉,似酒如茶伴老夫”(《七律·立冬》),“我言胆壮乾坤窄,无胆心宽寸地舒”(《七绝·初秋欲做胆囊手术》)。

二是意味。意是风,味是花蕾。让年轻的思绪在蓦然回首之时,怦然心动,去捕捉一个眼前场景,让美好向往顿生百媚,回味无穷。如“谁鹰掠水涟漪乱,春燕穿云茜茜羞”(《七律·百鸟闹春》),“流莺孤月寻新侣,紫燕群楼绕旧梁”(《七律·倒春寒日即景》)。

三是意趣。意在趣中行,趣在意中藏。让意象与雅趣浑然一体,让豪放与婉约共美,心灵与天地共生。如“撒下诗篇成锦缎,巧将美景细裁缝”(《七绝·冬夜入梦》),“莫叹风霜摧旧梦,余生且作少年游”(《七律·立秋》)。

作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者、书写者,白丁大哥本身就是一首诗或词,值得我们走心去读,去品。和他相处,和他的诗词对话,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情!

诗词,使我们更加热爱古老与现代以及未来的中国。诗词,使我们年轻,活得更有力量的、更鲜活。这是共性,也是价值所在。

真心祝愿诗无白丁的白丁先生,诗路无垠,诗爱如花,诗心如酒!



齐鸿 摄

通锦桥